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四十四回 奉君言又生巧計

詩曰：錦衣玉食珥金貂，運際明良佐聖朝。更荷衡文懸藻鑒，職司鼎鼐陰陽調。

話說見禮已畢，少不得要獻茶略坐。鄺丞相是絕世聰明的人，看那侍講學士不住地低頭忍笑，心內就知此番是必不能脫身的了。

暗暗驚疑亂了懷，眉頭欲皺又還開。心悶悶，意呆呆，此事如今怎取裁？前者多虧韓太太，頓然解脫一場災。今朝復入牢籠內，怎麼得，也有誰家宅眷來？鄺相正思茶已過，龍圖立起笑盈腮。

啊大人，請進裡邊去罷。

明堂只得便抬身，足踏朝靴入錦屏。父子齊齊前引道，片時已到內堂門。一名童僕開簾幕，孟嘉齡，含笑開言說一聲：

鄺大人進來了，房內可曾伺候？

廊邊侍女接聲言，桌椅排齊床面前。侍講即呼童僕出，就陪丞相入房間。龍圖舉手忙相送，學士含歡亦共謙。當下明堂歸椅坐，卷了卷，紫羅袍袖露春尖。正然要診夫人脈，忽聽那，羅帳之中叫得喧。

啊唷好氣悶啊！掛起帳子來，掛起帳子來！

一邊叫喊一邊挑，床上紅羅舉得高。只見夫人含內坐，病容憔悴喘相交。綾罩髻，被圍腰，兩頰通紅似發燒。伸手揭幃全不避，圓圓地，呆睜二目四邊瞧。嘉齡斜背明堂笑，唬得個，鄺相其時魂魄消。

話說鄺丞相一見孟夫人掀幃亂看，忙忙地立將起來。

又是驚來又是慌，退行幾步近明窗。龍圖一把忙扯住，說道是，病內之人也不妨。鄺相無奈重進步，忍不住，容顏微變帶悽惶。臨榻畔，坐幃旁，玉指輕輕按脈方。韓氏夫人懸了帳，睜睛仔細認明堂。只見他，凜凜威風一品臣，金貂映額蟒披身。蓮花面上微含懼，柳葉眉邊半帶顰。疊膝坐於交椅上，風流俊雅貌無倫。真可駭，實堪欣，正是親生孟麗君。韓氏夫人看到此，又悲又喜又傷心。一言未出淚先傾，撲上前來不暫停。就把紫袍扯住了，一聲悲喚叫親生。

啊呀親生呀！你是我的女兒呀！撇得為娘好苦嘛！

一口哀呼扯住裳，時間唬倒鄺喬裝。魂懨懨，魄揚揚，大變容顏著了忙。立起身來朝後退，扯開袍袖避親娘。夫人無力難扯住，慘淒淒，大放悲聲淚萬行。

啊唷，妾身好苦呀！

一聲哭叫合雙睛，撲到床沿發了昏。兩腳撒開身不動，牙關咬緊命將傾。龍圖學士明知假，故意地，大步如飛撲上衾。

啊呀，夫人呀甦醒，你要那那孝女兒做甚？

一去多年想不還，任親思念與牽連。你將她，掛於心內為珍寶；她將你，撇在天邊當等閒。何苦因伊如此痛，麗君哪肯顧椿萱？總然目睹親娘病，不孝兒，也作旁人一樣看。

啊呀夫人呀，快些甦醒。你不要為狠心女兒反壞了身軀。

龍圖方始撲牙床，侍講嘉齡也著忙。高叫母親甦醒來，何苦為，狠心妹子自家傷。休痛絕，快還陽，因甚登時暈在床。

啊呀母親呀，她縱然現在房中，也未必肯相認。

嘉齡言泣哭劬勞，又見牙床寶帳搖。鳳履如飛行得快，紅羅帳後閃多嬌。桃面淡，柳眉凋，款動金蓮往上跑。卻是夫人章氏女，一臨床畔放悲號。

啊呀婆婆，快些甦醒。

僕婦丫鬟在哪方？快來相助與相將。拿滾水，取薑湯，灌醒夫人再主張。飛鳳方從床後出，又觀婦女共奔忙。掀繡幕，串蘭房，鵲亂鴉飛短問長。頃刻之中忙一處，頓時唬殺鄺明堂。

話說明堂初時被夫人扯住，心內急了，只得閃過一邊。又是初見夫人昏去，又聽了父兄那片激將的言詞，好似千條利劍刺肝腸，萬把鋼刀攢肺腑一般。

正冠旁坐頓然呆，無語無言沒主裁。眉斂春山愁已起，眼含秋水淚將來。悲切切，猶如冷水澆全體；慘淒淒，頃刻微霞退兩腮。俯首三思腸欲斷，寸心千轉痛難挨。又不好，走臨床畔相呼醒；又不好，走出房門去避開。正在十分危急處，魁郎公子也前來。

話說小公子放了學，也走進來哭叫祖母。那孟夫人未見鄺相過來，總不肯甦醒。龍圖父子等索性放聲大哭，圍定了紅羅帳前。

明堂一見大驚惶，一霎時，魂魄全無沒主張。今日我若還不認，斷送了，生身之母罪難當。

啊呀傷哉，我顧不得老師難嫁門生了！且認了母親再作區處。

鄺相其間失了機，含悲即刻款朝靴。心慘淡，意迷離，走上前來淚染衣。兩手分開兄與嫂，紫袍一展抱娘軀。

啊呀母親甦醒，有不孝女兒麗君在此，母親甦醒。

一聲悲喚眾皆驚，孟府親丁大喜忻。個個止哀觀鄺相，夫人長久亦還魂。開玉齒，動朱唇，啊呀連呼二目睜。相國明堂叫喚醒，淚垂玉頰叫娘親。

啊母親呀！不要傷悲了，看一看不肖麗君。

韓氏夫人喜更哀，忙忙坐起病軀來。鄺明堂，雙卷紫袖扶慈母；孟太太，半拂紅羅抱女孩。一陣酸心遮了面，兩行痛淚落於腮。幾年離別重相見，止不住，慘慘悲聲慟起來。

啊呀狠心的嬌兒呀，爾可是癡了！

如何留圖竟私潛，一出家門隔幾年。想得我，無日無時心不念；想得我，對茶對飯淚還漣。想得我，由冬病到今春裡；想得我，前日巴於此日間。只道你，弱質怎當艱險境；只道你，閨門不識路途難。只道你，異鄉漂泊同孤婢；只道你，故里迢遙苦萬般。又誰知，堂堂竟作真男子；又誰知，赫赫還為太宰官。又誰知，父女早逢偕內閣；又誰知，娘兒才認在今天。為什麼，大家訪覓兒高隱？為什麼，聖旨周尋女不言？為什麼，見母病凶推有事？為什麼，任人呆等說無聞？莫不是，貪圖富貴三台位？莫不是，斷決劬勞二老年？莫不是，先占頭婚妒燕玉？莫不是，頓忘原配惱芝田？可將大概心中故，一一分明向我談。韓氏夫人言到此，淚如雨下意悲酸。龍圖見了明堂認，又是嗔來又是憐。微帶怒容半含歡，喜惱之中更慘然。

啊呀不孝的癡兒呀，你忒也狠心之甚！

拋爹撇母改裝逃，幾個年頭信息杳。只說埋名流異地，誰知與父立當朝。日常睹面心疑惑，平素相逢爾作喬。只為嬌兒疏淡我，為父的，信乎不信萬千遭。何期你竟真真是，藏得情形這等牢。非見母親昏過去，一定把，生身兩老永分拋。

咳！麗君啊麗君，你貪圖名利之榮，竟不想劬勞之德！

今朝見母暈於床，方吐真情認父娘。自己心中評此理，可算得，閨門女子孝高堂？龍圖言訖悲還惱，不覺紛紛淚兩行。飛鳳嘉齡齊大喜，笑盈盈，旁邊扯過小魁郎。

啊孩兒，你終日思念姑娘，此不是姑娘來了？快些上前作揖。

魁郎走近象牙床，不住凝眸看細詳。鄺相一觀愛又喜，欠身抱起坐身旁。呼幼姪，叫魁郎，可曉姑娘改了裝？人小自然難認

得，呆呆向我細端詳。

啊呀迅速光陰呀，竟是幾年不見了！

今日魁郎真長大，謝家蘭玉不虛名。天生好個佳姿格，祖父的，衣鉢應傳到小孫。言罷攜了公子手，從容回首叫雙親。

啊爹爹母親，女兒的已往之事，今日也細談不及了。總是可以再來的，下次盡堪備述。至於忍心而不認父母者，實有他事所制之耳。

肯為新婿贅梁門，那是孩兒初見親。因認假裝疏淡者，其時當道有仇人。若然一露真消息，豈不被，劉氏門中又奏君。再請鑰音來逼我，那其間，除非自盡以全貞。因而不便分明說，隱忍其情直到今。

啊爹娘呀，為什麼如今不說呢？卻又有別件的緣故。

皇甫門中復得全，一家富貴大團圓。芝田雖則封王位，可知他，燕爾新婚又續弦。

啊爹娘！那劉奎璧害得他骨肉分離，家門抄滅，況且女兒逃避，算不得切齒仇人麼？

可笑那芝田，父母之冤一概休，竟因私愛易公仇。爺兒已入朝中奏，要請王恩赦罪囚。聖上原因先後戚，立傳敕令放劉侯。輕輕定個充軍罪，就著他，送女於歸結鳳儷。

啊爹娘！請想哪有個謀反重罪只賜死了奎璧一人，餘者俱不問。那時孩兒現作大臣，本要當朝諫阻，

只為真身是麗君，恐防人說我私心。故爾一任君王赦，論起來，此事原應陳聖明。當道官兒俱不講，皆因是，芝田父子大人情。劉家好不多歡樂，一時間，骨肉依然住滿門。忠孝王偕奎璧妹，仇家敵國做新親。他們既已成花燭，為什麼？到此孩兒還肯雲？

咳！爹娘呀，兒雖不孝，卻是不癡。

若然這一認爹娘，皇甫門中知細詳。定要上聞君主聽，驚天動地奏岩廊。孩兒已到三台位，怎麼好，幾載重新改女裝？況且未知君喜怒，如何冒險便傳揚？若還天子龍顏怒，我死還愁累爹娘。為此立心權不認，並非是，貪圖名利負高堂。今朝在此分明說，萬不可，信息通於忠孝王。鄙相言完看侍女，又呼僕婦與梅香。

啊爾們這班人聽者，既已目睹今日之情，概不許傳出於外。若肯人人緊口，我日後也不虧負你們。

僕婦丫頭個個欣，高高下下應連聲。夫人聽了明堂語，坐到身邊啟口雲。

咳！嬌兒呀，原來為此，所以不認爹娘。但是那忠孝王卻未嘗有負於原配。

映雪當初替嫁行，可憐盡節跳池心。雲南貞烈牌坊建，她倒與，孟氏留下好芳名。這件事情兒諒曉，為娘也不細重論。初時女婿還無覺，只道你，自跳池中喪了身。在爾父前常道及，空房守義要三春。後來知得喬裝事，索去真容要訪尋。況且迎將蘇乳母，報其女德養其親。此皆厚待孩兒處，他所以，代汝慙答了恩。

啊嬌兒呀！你乳母住居王府，哪一件事情瞞得她的眼目？就是要娶劉郡主的時節，已請了三封誥命，加孩兒為正室王妃，並將爾遺下的真容，一併供於中宮靈鳳，也把蘇映雪投池一節奏聞皇上，敕封了忠烈夫人。

將其靈位供西邊，每日的，再奠陰靈意甚嚴。節孝夫人封燕玉，住了金雀在東邊。雖然先就成花燭，女婿是，伴爾真容獨自眠。只要孩兒今肯說，王妃之位便居然。他今並未忘前配，汝亦還該續舊緣。此話出於蘇乳母，這是我，密加盤問無虛言。後來刻刻在王府，也見那，小像懸於正堂間。鄙相聞言低了首，心中略略動些憐。佯正神，假推冠，面對雙親冷笑言。

咳！母親，雖然如此，卻不知孩兒的諸事為難。

一品當朝梁大人，是兒岳父又師尊。當年鼎甲遊街日，相府千金要結婚。打下彩球剛中我，到今入贅在梁門。若然以此真情說，件件為難費處分。不但誤於賢小姐，還兼欺了老師尊。梁公如發雷霆怒，豈不是，動本修章奏聖君？這一陳明天子曉，孩兒的，千金重罪命難存。

啊爹娘，請想孩兒的這些事，梁丞相若奏聞天子，說瞞蔽天子，戲弄大臣，攪亂陰陽，誤人婚配，這四件一來，孩兒就是一個殺嗣的罪名了。請問父母，還是說明的是呢，不說明的是？

就便梁相不奏君，如何處置彼千金？堂堂丞相門楣女，豈肯與，忠孝王爺做小星？現在嫁兒名顯耀，公然一品正夫人。再叫她去為偏室，慚不慚來嗔不嗔？更及我於淹蹇際，曾繼與，咸寧康氏作螟蛉。而今富貴榮華日，已接了，乾父乾娘同上京。如若顯身遭死罪，難道說，令其沒趣轉家門？件件椿椿難區處，卻使孩兒怎表明？

啊爹娘，女兒的主意，只好暗認而不明認的了。

父母雖然一女無，猶存嫂嫂與哥哥。晨昏侍奉堪為伴，骨肉團圓不算孤。就使要兒歸膝下，也無非，嫁得出去孝公姑。論來沒益雙親處，倒不如，且令孩兒作丈夫。況復同於京內住，車騎過往未相疏。爹爹與母如思及，就可差人來叫吾。常見常歸皆使得，為什麼，定要複姓配皇甫？

爹娘啊，世人說做了婦道家，隨夫榮辱。想當初，孩兒不避風塵，全身遠走，也算與皇甫門中同受患難了。今日伊家烘然而發，孩兒倒不在乎與他同享榮華。

麗君雖則是裙釵，現在而今立赤階。浩蕩深恩重萬代，惟我爵位列三台。何須必要歸夫婿，就是這，正室王妃豈我懷？況有那，宰臣官俸鬼鬼在，自身可養自身來。

啊爹娘，還有一件。其時孩兒官拜兵部尚書，念芝田蹤跡無著，功名未就，遂奏聞了聖上，午朝門掛榜招賢。

芝田方始得鷹揚，改換王華到帝邦。欽命孩兒為主考，大收英傑定邊疆。麗君便是他夫子，點取頭名在武場。府下之人無不曉，一時鷹鳳集門牆。

爹爹母親，賢嫂賢兄，且請思自古至今，可有個，

老師相嫁與門生？算來此時無從見，我豈肯，貽笑千秋天下人？鄙相說完多少語，倒引得，龍圖大眾笑難禁。齊言原是希奇事，妻反為師夫做生。

話說鄙丞相一片能言快語，倒說得龍圖夫婦埋怨她不來。當下魁郎坐在鄙相身邊，仔細地認她容顏，聽她說話。停了半晌，方叫出一聲來道：姑娘，你從哪裡回來？為什麼要像祖父這般打扮，也穿了仙鶴補子的紫袍？少夫人笑道：你姑娘做了宰相了，怎麼不要與祖父一樣？喜得鄙明堂一把抱上膝道：好哥兒，你這才認出來了？你姑娘從丈夫家裏來。引得大家一齊好笑。其時房內已點了燈燭。

明堂不忍便抬身，坐在牙床伴母親。孟相等人圍著說，娘兒暗認也歡欣。正然上燭談心處，忽聽前廊碌碌雲。房內問聲何所事？小鬟口快在旁雲。道言梁府差人至，不曉前來為甚因。侍女方才言到此，有一個，老媽走進稟分明。

話說那一個老媽進來稟道：相爺，那邊有人來說，明日要點主考，凡是在朝的大人們，都要預先打點的。故此家內也要收拾收拾，請老爺早些回去，看看應用的物件，好料理起來。奉梁大老爺命，立等歸家的。韓氏夫人動怒道：知道了！你去，你去叫廚房款待那些長班轎上的酒飯，再排下膳來，留鄙相爺吃了，然後回去未遲。

老媽答應去忙忙，鄙相抬身叫父娘。明日朝廷差主試，必須要，預先收拾作行裝。孩兒不及相陪膳，就此辭親要起行。母病未痊還得治，可欲我，此時再擬一煎方？龍圖見說連稱好，親自攜燈近綠窗。筆硯諸般俱擺畢，於是請過鄙明堂。少年元宰居中坐，舉管飛筆又裁量。配合藥材多間少，揮毫草字短連長。日期帖數臨完寫，竟是個，久慣醫家合不忙。飛鳳在旁觀著笑，斜憑几案叫姑娘。

啊呀姑娘，你太也能幹！

深閨女子扮為男，連捷高科中狀元。兵部飛升為宰相，又知用藥做警官。才佳貌美真奇絕，為什麼，一生聰明是這般？孟相也窺年少相，不住地，春風滿面手拈髯。明堂遂述吳公授，眾等齊齊笑又歡。開過方來推椅出，正冠就然別椿萱。

話說丞相開方已畢，就要作別而行。早見婦女們送入夜膳，笑嘻嘻說：那些長班轎上都在那裡用酒飯了。龍圖就扯住明堂道：夜膳已來，你何妨吃了再去？

少年元宰本思歸，父母之言不敢違。當下房中排坐位，僕婦們，忙抬桌案近羅幃。紛紛交椅俱端好，件件饅珍向上堆。孟相嘉齡同著坐，魁郎公子也相隨。侍兒又請章飛鳳，少夫人，玉手搖搖不肯陪。韓氏問聲何事故？答言如此豈成規。姑娘還是男人扮，媳婦如何坐一堆？外面若然傳出去，哪有個，當朝相國我同陪？龍圖父子齊聲笑，引得明堂也皺眉。孟太夫人床上坐，歡歡喜喜少傷悲。眼觀鄺相歡然笑，再不道，母女重逢在這回。兒竟公然為宰相，這般的，金貂紫蟒貌巍巍。真顯耀，果光輝，女子之中可奪魁。原是懷胎先有兆，神機執拂降門楣。後來坐草臨盆日，屋後紅光似火威。家下多疑回祿降，一霎時，東呼西叫亂成堆。嬌兒產下紅光滅，一月香風不散幃。吉兆般般生得異，果然是一好娥眉。不惟七歲能詩句，十二歲，錦繡文章就會揮。合府雲南都曉得，孟家之女美名垂。而今改扮鄺丞相，竟還要，提拔夫君免了危。如此裙釵應少對，只覺得，奉親之道有些虧。若非看見昏將去，必然要，看脈完時立刻歸。韓氏夫人言訖笑，不住地，秋波流盼細相窺。心中歡喜精神長，倒吃了，送來新煮粥二碗。孟相坐中思想起，一停牙箸把頭回。

啊夫人，初一那天接她來看病，我故意試探，但道：從來說心病還將心藥醫，內人是心病，大人可有心藥治她麼？這放肆的女兒倒回說：尊夫人有何心病？莫非老前輩近納如君？

龍圖言訖看明堂，只見那，韓氏夫人笑起來。罵句癡兒真大膽，如何出語戲爹娘？少年元宰通紅面，好一似，兩片花飛在臉旁。欠體說聲兒得罪，也只為，爹爹相逼我心忙。不言此語難回答，豈非要，顯露行藏是假裝。侍講夫妻齊齊笑，鄺丞相，吃完一碗就辭將。

話說鄺相吃了一碗飯，就要起身。立起來道：呀，我也昏了，今日認爹娘也不參拜參拜，請罪請罪。也罷，總是母親還在床上，且待事情對定後，再行禮罷。

言訖含歡叫母親，從今已認勿愁心。藥方須得吞三帖，身子還當保幾分。總是兒來常探母，此時告別轉梁門。這樁事體須機密，再不可，漏泄芝田父子聞。如若大家相逼我，使兒索性斷親情。夫人一把忙扯住，愛女嬌兒叫幾聲。今後你當時到此，切休躲入內閣門。花言巧語雖然好，倒只怕，下次相邀又不臨。韓氏夫人重掩面，明堂著實慰慈親。回身復又呼兄嫂，多謝勤勞代費心。事有牽連難說破，還要仗，同胞手足奉萱椿。母親病內宜調理，若遇愁煩勸幾聲。我則自然常探望，到底望，哥哥嫂嫂視晨昏。嘉齡夫婦齊齊說，此本吾門分內情。鄺相說罷重見父，道言不肖拜辭行。金貂款正深深揖，紫蟒低拖緩緩雲。今日孩兒既認了，頻來頻往總觀親。風聲莫泄芝田曉，他若知時必奏君。動地驚天非可小，這一來，棄將性命不能存。龍圖看了微微笑，書腐癡兒叫幾聲。

咳！你看學了這一派調兒，後來怎生行那些婦人之禮？

明堂見說帶春風，喜孜孜，一拱回身別了兄。韓氏夫人觀著笑，巴不得，相留片刻在房中。風流元宰稱珍重，退步而行禮貌恭。孟相連聲呼秉燭，片時外面打燈籠。忙碌碌，亂哄哄，引道家丁左右從。送出儀門深院外，長班伺候小三公。一聲吆喝魚軒起，金頂轎，出了龍圖大府中。宰相從來燈百盞，鄺明堂，前前後後照通紅。只見那，百盞紅燈似火城，轎前轎後密層層。光搖夜月重霄亮，影散紅星滿道明。擁護之人行不斷，惟聞十里馬鳴聲。龍圖父子回衙內，這一番，孟府歡欣盡放心。韓氏夫人真快樂，就猶如，病魔去了二三分。慢談此處非常喜，且表明堂轉府行。坐在轎中長歎氣，思思想想反擔驚。爹娘暗認雖然好，怕只怕，消息傳於皇甫門。但願主文差了我，也叫躲過幾時辰。心中暗暗生愁思，兩道蛾眉鎖得深。一到梁衙停著轎，當當當，雲牌三擊進高廳。

話說鄺丞相回到府內，忙見了岳父岳母。梁公道：那孟蘭谷好生纏繞，明日要點主試，今日連晚還要請去看病。我正欲遣人來說，聞得女兒已差人促去了，故不復遣。明堂應道：正是，小婿原要早回的，偏偏孟太夫人發起昏來，人家都哭得哭，叫得叫，隔了半晌方才甦醒。小婿便開藥方，又留吃了晚膳回來。梁相點頭道：且去看看女兒，收拾收拾，省得臨時忙亂。據我看來，龍圖公告了一個月的假，那滿朝的大人們也沒有勝過賢婿的，今科主考無疑是你了。鄺明堂躬身道：不敢，還有岳父在先。

言訖相辭出了堂，家僮們，紅燈引道過門牆。夫人正在忙收拾，只見那，燈燭交輝透綠窗。分派家丁收被套，自同婢女整衣箱。王德姐，柳柔娘，員外差來也共幫。一見回家齊立起，少年元宰道端詳。

啊呀好好，已為我在此收拾了，怎麼的又勞動二位姨娘費力？

德姐柔娘笑說該，夫人獨自怎鋪排？明堂便在居中住，梁氏忙呼擺膳來。鄺相笑言食過了，莫不是，夫人在此等同借？素華笑道未曾吃，打點衣箱尚未開。明堂說道吾親看，何必夫人自費懷？梁氏素華方欲道，座前的，丫鬟僕婦雁行排。呈飯到，捧菜來，趨奉慇懃不遲挨。鄺相自是親身視，堂前端坐展高才。呼奴喚婢多忙亂，一霎俱皆打點開。德姐柔娘皆別去，夫妻就，同歸房內訴情懷。

話說鄺丞相回到房中，就將一切認親的始末，並忠孝王請誥封的情由，告訴了夫人知道。

素華見說喜還驚，道了聲，小姐原來已認親。若不聲揚無所礙，到底也，稍加安慰太夫人。言訖就作凝眸想，蘭蕙心中又動情。

啊唷東平王，你公然不負奴家。

請了王旨賜誥封，又將靈位供西宮。多情多義無虧缺，但只是，這對夫妻不得同。小姐偏偏如此執，一心只想做三公。襄王神女虛相望，正好比，楚山巫水隔萬重。梁氏夫人雖感動，不敢在，明堂當面現愁容。於時同人銷金帳，待漏朝天聽曉鐘。

話說初六是天子坐殿，一到黎明時候，鄺相翁婿各用了早膳，各穿冠帶，入朝候駕。

宰相臨時果顯哉，紅燈百張大城開。春風淡宕飄金殿，曉霧迷■濕玉階。梁相戴貂乘轎至，明堂披蟒坐軒來。齊齊先到朝房內，有那些，文武公卿兩下排。見了一雙元宰至，無人不，逢迎恭候笑迎腮。欠身垂手齊相讓，年少皇親隨後來。引道紅燈搖帝殿，迎風環佩響天街。朝房大臣忙迎著，忠孝王，一見恩師敘闊懷。

啊老師大人，這些時貴忙，生久不面參了。

明堂舉手拱端然，會試諸公日送篇。批改文章才得暇，調排國政未曾閒。多承親友年兄等，都到寒門探下官。若有功夫當拜望，這些時，心中著實不能安。王爺未及回言答，風送的，鳳鼓龍鍾早又傳。

話說天子聖駕臨軒，合朝一齊趨拜。只見那：

君王駕坐太平朝，白玉階前跪百僚。寶扇雙分紅燭動，金爐對捧綠煙飄。依稀宮樹星初落，隱約彤廷露未消。禮拜罷時分左右，元天子，凝眸便向兩邊瞧。

話說元主向兩班一看，早見了保和殿鄺相國。大喜道：好，就提起御筆來寫了數字，又把別位文官看了一眼，遂用■筆一一點將下來派定。即命殿頭官下階曉示。那牌上寫著：正主考保和殿大學士鄺相國，副主考禮部侍郎歐陽贊。其餘房官等人不及細說，那孟嘉齡竟未點在其內。

鄺相忙入謝聖恩，那時間，成宗天子大歡欣。正容獨對明堂道，朕躬為，識治良才欲點卿。今進場中為主考，必須要，去私秉正取佳文。休受賄，莫聽情，願你思心向寡人。鄺相應聲稱不敢，蒙主恩點盡丹誠。外邊還有關和節，瞞不過，當道言官尹上卿。他在朝中稱鐵面，是一個，大忠大直好人臣。我王有彼居烏府，不怕朝綱不得清。鄺相奏聞天子悅，霎時散出武和文。明堂退步乘

軒出，歸到梁衙相府門。

話說鄺丞相點了正主考，亦自欣然得意。回到了梁府室中，已有報單貼在廳上了。梁太太與素華小姐，康老封君夫婦等，一個個歡喜。梁丞相道：幸得我不點主考，也好叫大女婿進場，不然倒要迴避了。梁太太笑向明堂說：二姑爺，連襟是要你照看照看他的了。鄺明堂應道：襟丈才學甚好，今科必然高中。